



湖南崀山丹霞地貌

打包申遗：是拼盘文保，还是抱团贴金？



河南登封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，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……近年来，在众多“申遗热”中，“打包申遗”成为一种特色申遗方法。

“打包申遗”在国外并不多见，而国内也已经有不少例子；就连老北京小吃这类的民俗也有“打包申遗”的计划。

文化遗产借“世界文化遗产”之义可以提升名气，吸引大量游客，带动当地发展。这是目前国内各地热衷申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有抱团贴金的嫌疑

打包申遗不像“名人故里争夺战”，没有排他性，有了“世界遗产”的名头，大家都能够搭车涨价，易达成合作。但同时，打包申遗也难逃“抱团贴金”的嫌疑。一方面，中国符合《世界遗产名录》要求的项目多，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避免垄断，不希望一个国家一次性申请过多项目，按相关名额限制，中国现在的项目完全被批准预计需要一百多年，只好“打包申遗”；另一方面，申遗成功能够给政绩加分，部分地方政府之间善于达成这种“默契”。个别地方囿于功利性怪圈不能自拔，利用申遗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。

“打包申遗”，包打得好是一场文化拼盘的盛宴，反之则易引发口水战，其背后的利益纠葛更是错综复杂。其中也不乏和稀泥者。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中，“原真性”是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遗产要素。新建的假古董与真正的古董混到一起“鱼目混珠”，商业利益作祟也使申遗涨价成为中国一大现象。此前，十大名楼打包申遗就因为其中不乏“假古董”而广受诟病，“打包申遗”工作暂缓。

不难看出申遗的背后，是成本难以控制的弊端。从媒体公布的数据来看，河南登封的“天地之中”申遗政府9年花费了8亿元，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花了8亿元，而“中国丹霞”申遗价码则升高到了十几亿。陕西未央宫遗址更是投

资125亿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各地政府在申遗上的花费可谓不遗余力。然而，天价申遗，最后要用民众的门票、纳税人的财富来埋单。得失利弊，权衡尤难。

官员沾光、民生埋单的“申遗政绩”是否为“众望所归”？盲目的古城墙“申遗”还面临着古城人口外迁的问题。人满为患的古城，车流、人流拥挤；城内卫生、市容环境难以保障；各类现代建筑与古建筑不协调，不利于古城的保护，不符合文化旅游发展的总体战略，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。

“经济可持续发展、社会要公正、民生要改善，这些远比申遗更重要。不能把申遗作为政绩工程来努力，而是应该作为锦上添花的工作来做。”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讲到。

不少专家学者也表示，申遗固然重要，但是做好当下的文物保护工作才是重中之重。从以往的实例中，人们不难发现，相对于申遗的巨大开支，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为普遍现象。对于申遗的项目本身而言，其成功申遗之后，便成为当地旅游业的“摇钱树”，而最应该做的遗产保护工作却被抛诸脑后。

不是简单的拼盘游戏

打包申遗这个“包”应该怎样打才能既保持个体文化特色，又不失申遗的整体优势，让文化遗产“活”起来？

中央戏剧学院文化遗产系主任李军认为，“普遍价值”、“国家主体”、“世界遗产”和“专家认证”，这四者构成了一个

完整的“现代世界遗产体系”。其中“普遍价值”与“世界遗产”，“国家主体”与“专家认证”，又分别构成这个体系中代表着“普遍”与“特殊”的两极。“国家”向“世界”（大共同体）出了它的“普遍性”，自身才能成为了“特殊性”（小共同体）的代表。打包申遗不是简单的拼盘游戏，需要的是整体的战略性规划，在组成个体特性与项目统一性之前做好调和，找到二者结点所在。

在叶青看来，打包申遗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文化遗产的相似性与相关性，在时间上、形式上、内涵上都是大体一致的。在申遗项目的选择上，挑选具有代表性和共同特点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打包，避免质量良莠不齐的混入其中，耽误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项目被收录。同时，要强化项目的整体意识。如果确定打包名单后，可以组织各方人士共同整理资料，草拟申请，使打包申遗的项目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简单的罗列，这样也可以加大申遗成功的几率。最后，要避免一申遗就涨价的现象出现，不要让申遗的成本落到民众身上，完善文化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，遏制地方重利用轻保护的政绩冲动。借助申遗的机会，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，让民众也感受到申遗工程的好处。

“申遗大多是政府在做。政府应该先保护，再申遗为妥。政府重在调查资源、编制规划、逐步推进，要注意财力的负担能力。因陋就简、因地制宜地保护遗址，本身就是申遗的基础。功到自然成，不可操之过急。”叶青强调说。

杨芹



滕王阁等八大名楼欲打包申遗



“中国明清城墙”之浙江台州府城墙的空心敌台

■拍场

宋瓷之“魅”

方翔

日前，一位纽约市民6年前用3美元淘来的中国旧瓷碗（如图），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222.5万美元（约合1382万元人民币）的天价，而买家则是著名的艺术品交易商乔瑟普·埃斯肯纳茨（ESKENAZI）。这件北宋时期的定窑珍品高价成交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宋代瓷器巨大的魅力。

作为古玩爱好者，你可以不知道埃斯肯纳茨，但绝不会不知道元青花“鬼谷子下山”大罐。埃斯肯纳茨就是当年1568.8万英镑（约合人民币两亿元）元青花“鬼谷子下山”大罐天价纪录的创造者。而其对于宋代瓷器的偏好，更是在近年来连续举办的宋代瓷器展览中可见一斑。

早在2003年11月，埃斯肯纳茨首次举办中国国家瓷器的系列展。两年后，埃斯肯纳茨受去世不久的著名鉴赏家Hans Popper的继承人的委托，在画廊举办宋代艺术品展览并销售。2007年3月，埃斯肯纳茨在纽约第三次举行宋瓷展。展出过去几年新收藏的20件罕见宋瓷。

在中国古代瓷器中，宋代堪称瓷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，宋瓷纯净古朴、不事雕琢的自然之美，乃是陶瓷史上永远的经典，其温润而含蓄的釉色，呈现出明澈与幽静的意境，凝结着古拙与朴素的艺术精神，更为后世所仰慕。宋代，出现了定窑、钧窑、官窑、哥窑、汝窑五大名窑，宋瓷以其器形优雅、釉色纯净、图案清秀，在中

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。无论从质量还是品种来说，宋瓷都堪称中国瓷器中最顶尖的代表，宋代的青瓷、白瓷、黑瓷以及釉下彩绘都当之无愧为个中极品。

宋瓷存世量极为稀少，加上资本炒作及古陶瓷交易监管等种种原因，真正能够交易的宋瓷少之又少，宋瓷价值之前也没得到真正的体现。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国际主管仇国仕表示，“这件北宋定窑刻莲花纹碗是我所见的定窑瓷器中，刻划工艺最佳者之一，绝对是上乘珍品。器形及纹饰或未算十分罕见，但其雅致刻画及象牙白釉色，出类拔萃，诚为瑰宝。”

综观宋代瓷器的拍卖，虽然火爆程度不如青花、彩瓷那样引人注目，但是每有精品出现，总是能够引起市场的关注。在2012年的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市场上，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的专场拍卖，激烈角逐后拍品以2.0786亿港元成交，创造宋代瓷器新的世界拍卖纪录。此前的纪录是由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保持，其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的“逸翠凝芳——日本藏宋瓷及古画”专场，以6753万港元成交。

相较于明清瓷器而言，宋瓷存世量少，更显珍贵，因而只要有精品释出，往往会有不错的回报，像一件北宋时期的刻花褐彩梅瓶，2000年6月7日在伦敦苏富比春拍中以50.5万英镑拍出，创造了当时磁州窑瓷器的最高成交价。至2004年11月1日香港佳士得“龙凤传珍”专场再拍时，拍出了1350.375万港元，至今仍保持着磁州窑瓷器的拍卖最高纪录。

然而，在目前的拍卖市场上，能够真正被认可的成交纪录却不多，就像许多内地的拍卖行都曾拍卖过所谓的“汝窑”，成交价也达到了上千万元，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宋代瓷器精品如果不是流传有序的话，是很难被认可的。



■中国最美古村

悠悠梓溪

徐伟伟



村内巷道

说起儒家圣地，一般人会首先想到曲阜，专家们会提及孔氏衢州南宗，但提起婺州南宗，就少有人知了。

史载：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金兵大举南侵，孔子第47代裔孙大理寺评事孔若钧“侍兄若古、侄端友，携子端躬等，皆扈从高宗至鲁南渡”。时孔端友为第48代衍圣公，至临安后，端友奉圣命携孔子和下官夫人楷木像定居西安（今衢州）菱湖，史称“孔氏衢州南宗”。孔若钧父子及家人随高宗皇帝“驾抵台州，道经梓溪”，若钧不胜劳顿病逝，端躬得赐就地葬父，率子留居守墓，于是有了繁衍至今近900年的梓溪村。理宗宝祐二年（1254），梓溪与衢州同例批准建家庙，享受朝廷优免政策。孔氏家谱上自此写道：“此南北之所由而三派之所自始之。”

驱车出磐安县城向南38公里，来到群山环抱、临水而居的梓溪村。这里处处可见论语训言、历代人事等儒家印迹；廊桥溪流、巷道石阶、黛墙青瓦，绘就一幅古韵山水画。

梓溪村的核心景点即孔氏家庙位于村中心，坐南朝北，呈长方形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家庙有门楼、戏台、前厅、后堂，前后两个天井。厅堂全部木结构，84根木柱林立。正厅上悬“万世师表”金匾一块，明间梁上雕有龙刻。中国古代建筑除帝王家，龙只能允许雕在孔庙建筑里。后堂所供孔子像面容与通常所采用的吴道子画像不同，是依据唐玄宗李隆基钦奉其为文宣王时所绘像。祭台前两根柱上留有一副对联：“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毓秀，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流”。尼山、泗水均为曲阜景物，而桂水、燕山则指梓溪山水，以此点明梓溪家庙与曲阜家庙之间的传承关联。与家庙隔水相望的是孔端躬墓，旁立石碑记载南迁缘由及其生平事迹。最称奇者，墓旁有一株需

数人合抱的桧木，传此树为端躬由曲阜迁葬，树龄880余年，仍郁郁葱葱，荫庇后人。

梓溪不闻于外，访客并不多。村里唯一一位导游孔国军说：梓溪的美要慢慢去品，好好去悟，我们这有“七山八景”，如燕松雪、岩桥春水、龙山书社等，每处景点上都有诗词吟颂。

信步走在青石小路，随手叩开一家四合院门，中间是敞亮的方形天井，四周为两层木质廊楼，院内只有一位老人在晒太阳。与他打招呼问好，想不到他的普通话非常清楚，老人沧桑的脸上现出自豪的神采：“记录片《远方的家》里的那个老头就是我了，想听梓溪的事，碰到我就找对人。”孔金良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起村里的十八明堂：“我这个四合院别看有些破，这就是杏坛书院，过去是家族的私塾；再往上走一点，是善祠堂，民国时候建的，当时同辈中有十几个弟兄，家境殷实，长子带头建造，一是为了祭祖，也是为了接济贫苦，再者还体现了长子带头学礼的作用。”

他热情地带大家参观了九思堂、松竹梅堂、宋代古井等地。笔者边走边听老人讲过去的人事，不觉间日已西下，不得不挥手告别。

牡丹花开六百年——昆曲传承新五年计划启动

杨子

日前，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新五年计划（2014—2018）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。华人作家、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、新版《玉簪记》总制作人白先勇，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、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

等该计划创办者出席。

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自2009年启动，目前已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。在过去五年，白先勇多次到北大

讲学昆曲；北大还开设昆曲表演工作坊，由昆曲表演艺术家、青年演员与大学生一对一教学，并排演了校园版《牡丹亭》，2011年曾在上海戏剧学院公演；昆曲展演文化周、经典昆曲折子戏演出等剧目展演也每年在北京大学和周边高校上演；另外，数字昆曲计划也一直在推进，与全球昆曲爱好者分享北大昆曲传承计划的数字资源。

据介绍，新五年计划将



白先勇生动地讲投昆曲课

在现有五年计划成果的基础上，继续把《经典昆曲欣赏》课程精品化，进一步办好校园昆曲传习工作坊，推进数字昆曲艺术档案的建设和青年昆曲人才培养计划等。

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主演沈丰英在指导学生排练